

## 卷第三十八 神仙三十八

李泌

李泌

李泌字長源，趙郡中山人也。六代祖弼，唐太師。父承休，唐吳房令。休娶汝南周氏。

初，周氏尚幼，有異僧伽泗上來，見而奇之。且曰：「此女後當歸李氏，而生三子，其最小者，慎勿以紫衣衣之，當起家金紫，為帝王師。」及周氏既娠泌，凡三週年，方寤而生。

泌生而發至於眉。先是周每產，必累日困憊，唯媿泌獨無恙，由是小字為順。

泌幼而聰敏，書一覽必能誦，六七歲學屬文。

開元十六年，玄宗御樓大酺，夜於樓下置高坐，召三教講論。泌姑子員俶，年九歲，潛求姑備儒服，夜升高坐，詞辨鋒起，譚者皆屈。玄宗奇之，召入樓中，問姓名。乃曰：「半千之孫，宜其若是。」因問外更有奇童如兒者乎。對曰：「舅子順，年七歲，能賦敏捷。」問其宅居所在，命中人潛伺於門，抱之以入，戒勿令其家知。

玄宗方與張說觀棋，中人抱泌至。俶與劉晏，偕在帝側。及玄宗見泌，謂說曰：「後來者與前兒絕殊，儀狀真國器也。」說曰：「誠然。」遂命說試為詩。即令詠方圓動靜。泌曰。願聞其狀。說應曰：「方如棋局，圓如棋子，動如棋生，靜如棋死。」說以其幼，仍教之曰：「但可以意虛作，不得更實道棋字。」泌曰：「隨意即甚易耳。」玄宗笑曰：「精神全大於身。」泌乃言曰：「方如行義，圓如用智，動如逞才，靜如遂意。」說因賀曰：「聖代嘉瑞也。」玄宗大悅，抱於懷，撫其頭，命果餌啗之。遂送忠王院，兩月方歸。仍賜衣物及綵數十。且諭其家曰：「年小，恐於兒有損，未能與官。當善視之，乃國器也。」

由是張說邀至其宅，命其子均、垺，相與若師友，情義甚狎。張九齡、賀知章、張庭珪、韋虛心，一見皆傾心愛重。賀知章嘗曰：「此孺子目如秋水，必當拜卿相。」張說曰：「昨者上欲官之。某言未可。蓋惜之，待其成器耳。」

當其為兒童時，身輕，能於屏風上立，薰籠上行。道者云：「年十五必白日昇天。」

父母保惜，親族憐愛，聞之，皆若有甚厄也。一旦空中有異香之氣，及音樂之聲，李公之血屬，必迎罵之。

至其年八月十五日，笙歌在室，時有彩雲掛於庭樹。李公之親愛，乃多搗蒜韭，至數斛，伺其異音奇香至，潛令人登屋，以巨杓颺濃蒜潑之，香樂遂散，自此更不復至。

後二年，賦長歌行曰：「天覆吾，地載吾，天地生吾有意無。不然絕粒昇天衢，不然鳴珂游帝都。焉能不貴復不去，空作昂藏一丈夫。一丈夫兮一丈夫，平生志氣是良圖。請君看取百年事，業就扁舟泛五湖。」詩成，傳寫之者莫不稱賞。張九齡見，獨誡之曰：「早得美名，必有所折。宜自韜晦，斯盡善矣。藏器於身，古人所重，況童子耶！但當為詩以賞風景，詠古賢，勿自揚己為妙。」泌泣謝之。

爾後為文，不復自言。九齡尤喜其有心，言前途不可量也。又嘗以直言贈諷九齡。九齡感之。遂呼為小友。九齡出荊州，邀至郡經年，就於東都肄業。遂游衡山、嵩山。因遇神仙桓真人、羨門子、安期先生降之。羽車幢節，流雲神光，照灼山谷，將曙乃去，仍授以長生羽化服餌之道。且戒之曰：「太上有命，以國祚中危，朝廷多難，宜以文武之道，佐佑人主，功及生靈，然後可登真脫屣耳。」自是多絕粒咽氣，修黃山谷神之要。

及歸京師，寧王延於第。玉真公主以弟呼之，特加敬異。常賦詩，必播於王公樂章。及丁父憂，絕食柴毀。服闋，復遊嵩華終南，不顧名祿。

天寶十載，玄宗訪召入內，獻《明堂九鼎》議。應製作《皇唐聖祚》文，多講道談經。

肅宗為太子，敕與太子諸王為布衣交，為楊國忠所忌，以其所作感遇詩，謗議時政，構而陷之，詔於蘄春郡安置。

天寶十二載，母周亡，歸家，太子諸王皆使弔祭。尋祿山陷潼關，玄宗肅宗分道巡狩，泌嘗竊賦詩，有匡復意。虢王巨為河洛節度使，使人求泌於嵩少間。會肅宗手札至，虢王備車馬送至靈武。肅宗延於臥內，動靜顧問，規畫大計，遂復兩都。泌與上寢則對榻，出則聯鑣。

代宗時為廣平王，領天下兵馬元帥，詔授侍謀軍國天下兵馬元帥府行軍長史、判行軍事，仍於禁中安置。崔圓、房琯自蜀至，冊肅宗為皇帝，並賜泌手詔衣馬枕被等。

既立大功，而倖臣李輔國害其能，將不利之。因表乞游衡岳。優詔許之，給以三品祿俸。山居累年，夜為寇所害，投之深谷中。及明，乃攀緣他徑而出。為槁葉所藉，略無所損。

初，肅宗之在靈武也，常憂諸將李郭等，皆已為三公宰相，崇重既極，慮收復後無以復為賞也。泌對曰：「前代爵以報功，官以任能。自堯舜以至三代，皆所不易。今收復後，若賞以茅土，不過二三百戶一小州，豈難制乎？」肅宗曰：「甚善。」因曰：「若臣之所願，則特與他人異。」肅宗曰：「何也？」泌曰：「臣絕粒無家，祿位與茅土，皆非所欲。為陛下帷幄運籌，收京師後，但枕天子膝睡一覺，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，一動天文足矣。」肅宗大笑。

及南幸扶風，每頓，必令泌領元帥兵先發清行宮，收管鑰，奏報，然後肅宗至。至保定郡，泌稍懈，先於本院寐。肅宗來入院，不令人驚之，登床，捧泌首置於膝。良久方覺。上曰：「天子膝已枕矣，克復之期，當在何時？可促償之。」泌遽起謝恩。肅宗持之不許。因對曰：「是行也，以臣觀之，假九廟之靈，乘一人之威，當如郡名，必保定矣。」

既達扶風，旬日而西域河隴之師皆會，江淮庸調亦相繼而至，肅宗大悅。又肅宗嘗夜坐，召穎王等三弟，同於地爐罽毯上食，以泌多絕粒，肅宗每自為燒二梨以賜泌，時穎王持恩固求，肅宗不與，曰：「汝飽食肉，先生絕粒，何乃爭此耶！」穎王曰：「臣等試大家心，何乃偏耶！不然，三弟共乞一顆。」肅宗亦不許，別命他果以賜之。王等又曰：「臣等以大家自燒故乞，他果何用？」因曰：「先生恩渥如此，臣等請聯句，以為他年故事。」

穎王曰：「先生年幾許，顏色似童兒。」

其次信王曰：「夜抱九仙骨，朝披一品衣。」

其次益王曰：「不食千鍾粟，唯餐兩顆梨。」

既而三王請成之。肅宗因曰：「天生此間氣，助我化無為。」

泌起謝。肅宗又不許曰：汝之居山也，棲遁幽林，不交人事；居內也，密謀匡救，動合玄機，社稷之鎮也。泌恩渥隆異，故元載、輔國之輩，嫉之若仇。

代宗即位，累有頒錫，中使旁午於道，別號天柱峰中嶽先生，賜朝天玉簡。已而徵入翰林。元載奏以朝散大夫檢校秘書少監，為江西觀察判官。載伏誅，追復京師，又為常袞所嫉，除楚州刺史。未行，改豐、朗二州團練使，兼御史中丞，又改授杭州，所至稱理。興元初，徵赴行在，遷左散騎常侍，尋除陝府長史，充（「充」原作「先」，據唐書一三〇泌傳改。）陝虢防禦使。陳許戍卒三千，自京西逃歸，至陝州界，泌潛師險隘，盡破之。又開三門陸運一十八里，漕米無砥柱之患，大濟京師。二年六月。就拜中書侍郎平章事，加崇文館大學士，修國史，封鄴侯。

時順宗在春宮，妃蕭氏母郅國公主，交通於外，上疑其有他志，連坐貶黜者數人，皇儲危懼，泌周旋陳奏，德宗意乃解，頗有謙正之風。

五年春，德宗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，泌奏今有司上農書，獻種楛之種，王公戚里上春服，士庶乃各相問訊，泌又作中和酒，祭勾芒神，以祈年穀，至今行之。泌曠達敏辨，好大言。自出入中禁，累為權臣所擠，恒由智免，終以言論縱橫，上悟聖主，以躋相位。是歲三月薨，贈太子太傅。

是月中使林遠，於藍關逆旅遇泌，單騎常服，言暫往衡山，話四朝之重遇，慘然久之而別。遠到長安，方聞其薨。德宗聞之，尤加愴異。曰：「先生自言，當匡佐四聖而復脫屣也，斯言驗矣。」

泌自丁家艱，無復名宦之冀，服氣修道，週遊名山，詣南嶽張先生受錄。德宗追諡張為玄和先生。又與明瓚禪師游，著《明心論》。明瓚釋徒謂之懶殘，泌嘗讀書衡嶽寺，異其所為，曰：「非凡人也，聽其中宵梵唱，響徹山林。」

泌頗知音，能辯休戚，謂懶殘經音，先悽愴而後喜悅，必謫墜之人，時至將去矣。」候中夜，潛往謁之。懶殘命坐，撥火出芋以餽之。謂泌曰：「慎勿多言，領取十年宰相。」泌拜而退。

天寶八載，在表兄鄭叔則家，已絕粒多歲，身輕，能自屏風上，引指使氣，吹燭可滅。每導引，骨節皆珊然有聲，時人謂之鎖子骨。在鄭家時，忽兩日冥然，不知人事。既寤，見身自頂踴出三二寸，傍有靈仙，揮手動目，如相勉助者，如自足及頂。乃念言大事未畢，復有庭闈之戀，願終家事。於是在傍者皆見一人，儀狀甚巨，衣冠如帝王者，前有婦人，禮服而跪。如帝王者責曰：「情之未得，因欲令來，使勞靈仙之重。」跪者對曰：「不然，且教伊近天子。」於是遂寤。

後二歲，為玄宗所召。後常有隱者八人，容服甚異，來過鄭家，數自言仙法嚴備，事無不至。臨去歎曰：「俗緣竟未盡，可惜心與骨耳。」泌求隨去。曰：「不可！姑與他為卻宰相耳。」出門不復見。因作八公詩敘之。復有隱者，攜一男六七歲來過，云：「有故，須南行，旬月當還。緣此男有痼疾，既同是道者，願且寄之。」又留一函曰：「若疾不起，望以此瘞之。」既許，乃問男曰：「不驕留此得乎？」曰：「可。」遂去。泌求藥療之，終不癒。八九日而殂，即以函盛，瘞庭中薔薇架下。累月，其人竟不回，試發函視之。有一黑石，天然中方，上有字如錐畫云：「神真煉形年未足，化為我子功相續。丞相瘞之刻玄玉，仙路何長死何促。」

泌每訪隱選異，彩怪木蟠枝，持以隱居，號曰養和，人至今效而為之，乃作《養和篇》，以獻肅宗。泌去三四載，二聖登遐，代宗踐祚，乃詔追至闕，舍於蓬萊殿延喜閣。由給事以上及方鎮除降，（「降」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。）代宗必令商量。軍國大事，亦皆泌參決。因語及建寧王靈武之功，請加贈太子。代宗感悼久之，云：「吾弟之功，非先生則世人不知，豈止贈太子也！」即敕於彭原迎喪，贈承天皇帝，葬齊陵。引至城門，奏以龍輻不動，代宗自蓬萊院謂曰：「吾弟似欲見先生。宜速往酌祝，兼宣朕意。且吾弟定策大功，追加大號。時人未知，可作一文，以傳不朽，用慰玄魂。」泌曰：「已發引矣。他文不及作，輓歌詞可乎？」代宗曰：「可。」即於御前制之，詞甚悽愴。代宗覽之而泣，命中人弛授挽者。泌至，宣代宗命祝酹，歌此二章。於是龍輻行疾如風，都人觀之，莫不感涕。

先是，建寧王倓，有艱難定策之功，於代宗為弟。人或譖於肅宗云：「有圖嗣害兄之心。」遂遇害。及肅宗追悟倓無罪，泌慮復及諸王，因事言曰：「昔高宗有子八人，皇祖睿宗最幼。武後生者，自為行第，故皇祖第四。長曰孝敬皇帝，監國而仁明，為武後所忌而鳩之。次曰雍王賢，為太子，中宗、睿宗常所不安，晨夕憂懼，雖父母之前，無由敢言，乃作黃台摘詞，令樂人歌之，欲微悟父母之意，冀天皇天後聞之。歌曰：「種瓜黃台下，瓜熟子離離。一摘使瓜好，再摘令瓜稀。三摘猶尚可，四摘抱蔓歸。然太子竟亦流廢，終於黔州。建寧之事，已一摘矣，慎無再摘。」肅宗曰：「先生忠於宗社，憂朕家事，言皆為國龜鏡，豈可暫離朕耶？」

時玄宗有誥，只要劍南一道自奉，未議北回。泌請肅宗奉表，請歸東宮。次作功臣表，述馬嵬靈武之事，請上皇還京。初肅宗表至，玄宗徘徊表決。及功臣表至，乃大喜曰：「吾方得為天子父。」下誥定行日，且曰：「必李泌也。」肅宗召泌，且泣且喜曰：「上皇已下詔還京，皆卿力也。」

又天寶末，員外郎竇庭芝分司洛邑，常敬事卜者胡蘆生。每言吉凶，無不中者。一旦凌晨，生至竇門，頗甚嗟歎。庭芝請問，良久乃言：「君家大禍將成。」舉家啼泣，請問求生之路。生曰：「若非遇中黃君，但見鬼谷子，亦可無患矣。」生乃具述形貌服飾，仍戒以浹旬求之。於是與昆弟群從奴僕，曉夕求訪，殆遍洛下。

時泌居於河清，因省親友，策蹇入洛，至中橋，遇京尹避道。所乘驟忽驚軼而走，徑入庭芝所居，與僕者共造其門。車馬羅列將出，忽見泌，皆驚愕而退。俄有人云：「分司竇員外宅，所失驟收在馬廄，請客人座，主人當願修謁。」泌不得已就其廳。庭芝即出，降階載拜。延接慇懃，遂至信宿。至於妻子，咸備家人之禮。數日告去，贈遺殊厚。但云：「遭遇之辰，願以一家奉托。」

時泌居於河清，信使旁午於道。庭芝初與泌相值，胡蘆生適在其家，云：「既遇斯人，無復憂矣。」及朱泚構逆，庭芝方廉察陝西，車駕出幸奉天，遂於賊庭歸款。鑾輿反正，德宗首令誅之。時泌自南嶽徵還行在，便為宰相。因第僚僚罪狀，遂請庭芝減死。德宗意不解，云：「卿以為寧王姻懿耶？寧王以庭芝妹為妃，以此論之，尤為不可。然莫有他事，俾其全否。卿但言之。」於是具以前事聞。由是特原其罪。泌始奏，上密遣中使乘傳，於陝問之。庭芝錄奏其事。德宗曰：「言中黃君，著指朕耶？未知呼卿為鬼谷子，何也？」或曰：「泌先堇在河清谷前鬼谷，恐以此言之也。」興元四年二月，德宗謂泌曰：「朕即位以來，宰相皆須姑息，不得與其較量理道。自用卿以來，方豁朕意，是乃天授卿於朕耳。雖夷吾騏驎，傳說霖雨，何可以及茲！」其軍謀相業，載如國史，事跡終

始，具鄴侯傳。泌有集二十卷，行於世。（出《鄴侯外傳》）

---

[返回 >>](#) [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